

村委下“禁令” 不允许磕头拜年

旧俗取缔同时，年味慢慢淡了

城市化大潮席卷下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。所谓“近乡情更怯”，对于游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游子来说，故乡和自己变得两不相识。现在，乡村的路更宽了、房更高了，外表看起来更加光鲜亮丽了，但同时，村里的年轻人开始慢慢逃离乡村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随着老人的慢慢老去，他们身上所代表的传统和血缘宗亲的味道也在慢慢变淡。



城市化浪潮裹挟下的农村，未来将走向何方？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摄

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

春节各忙各的，不如以前热闹了

我的家乡是鲁西的一个普通小村，全村一百来户。近年来，村子里的年轻人通过求学或打工等方式纷纷逃离乡村，只在过年时才从四面八方涌回来。

2015年春节，村委会通过大喇叭下了一个“禁令”：禁止通过磕头的方式拜年。有些老人本来已在院子里铺好了干草，在家中等着晚辈前来拜年，磕头致敬。“禁令”一来，遂了年轻人的愿，长年在外，对于关系远的一些宗亲本就不是很熟悉，不用磕头拜年

正好可以省下时间，在被窝里睡个懒觉。

“磕头拜年这种方式，在农村有着特别的意义，如果两家平常有什么恩怨，只要过年的时候晚辈相互给长辈磕个头，就意味着两家愿意和解，这样能够保持整个家族的和谐。”我的堂哥王良中觉得，村里一些旧式礼俗有利于维持整个家族的团结。

“现在也不磕头了，自从村里兴起蔬菜大棚以后，即使在

冬天，人也闲不下来，过年还要去照看自己的活计。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更是窝在家里睡大觉不串门，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意思了。”堂哥说。

放在十几年前，过年是非常热闹的。那时候冬天正是一年里农闲的时候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，每逢春节，邻居或者亲朋就聚在一起打牌、下棋，或是简单地站在大街上拉着家常，孩子们穿着新衣在大街上点爆竹取乐。

“一年能挣多少”是最热话题

在外打拼一年的年轻人回到村子，少不了要被问及一年来的收获和成就。在村里人看来，挣钱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成就的最直接标准。在老人的过年问候语中，问完“现在干什么工作”，接下来便是“一年能挣多少钱”。

现在单纯种地基本挣不到什么钱。以我家为例，八亩地一年到头忙活下来，毛收入也就一万多，刨去成本，挣不到多少钱。反而是蔬菜大棚，着实提高了村里

的收入。一个50米长的蔬菜大棚，一年种上三季蔬菜，能净收两三万元，村里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不方便外出务工，就留守在家搞蔬菜大棚。

村里大部分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务工，对他们来说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

大超小学刚毕业就不读书了，辗转打了很多零工，后来学了电气焊，现在已经是高级技工，月薪一万多。据他讲，工作时间比较

自由，想干就指挥徒弟干点活，不想干拔腿就走。去年算了算，上了半年班，存下六七万块钱。前几年，他花十来万买了辆轿车，随时可以在工地和老家之间往返，妻子娟儿五个月前又给他添了个儿子，现在他已是儿女双全。

外出打工者无不以大超为目标。他们如候鸟一般，大部分时间在城市里打拼，有的留下妻子在老家照看孩子，有的则跟妻子一同外出，只有年节才回家一趟。

今年赶会，愣没找到想玩的

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

腊月二十八回家，恰好赶上我们老家的赶会。

小时候，提到赶会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总会十分兴奋。那时候会场一般选在郊区空旷的地方，离会场几百米远时，就已经拥挤了，仿佛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。会场里绝对称得上人山人海，小孩子一定要大人手牵着手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挤丢了。

会场里有马戏团、杂技团、歌舞团、奇异展，有卖零食的、卖玩具的，还有新疆羊肉串、武城焜饼等各种特色小吃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第一次见到狮子老虎并不是在动物园，而是在会场的马戏团。

因为在外地上学的缘故，我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赶过会了。今年赶会，虽然听说赶会气氛已大不如前，但到了会场才发现，真是冷清得可怜。

会场设在郊区，场地不大。虽



如今的会场上多是儿童游乐设施，前来赶会的人少得可怜。

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摄

说是民间文化交流会，但是以前的马戏团、杂技团都没有了，清一色全是儿童游乐场。仅存的两个传统项目是套圈、枪打气球，生意同样冷清。一圈转下来，10岁的小侄子竟然没有什么想玩的东西，待了十几分钟，我们就离开了。

火了那么多年的赶会，怎么

会冷落至此？我不甚明白。但细究起来，这两年，县里已建起两个大型购物商场，能吃能玩能购物，相较于露天的赶会，大人孩子都倾向于去商场。况且在互联网时代，人们的见识广阔起来，赶会提供的那些传统项目也就难以满足人们的胃口了。

与爹扯闲篇儿

本报记者 乔昱佳

消失的祠堂

爹说，岔河村乔氏是有过家族祠堂的。那是逢年过节村民最扎堆的地方，香火旺盛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这些承载岔河村村史和集体记忆的遗迹，统统不复存在了。

比本村乔氏祠堂更触动爹的，是附近西七级东村的祠堂。那个祠堂真气派啊！爹绘声绘色地回忆，从祠堂的门进去之后，是一个“转堂”，里面有一圈的神像，都是活灵活现的泥塑像。当时还是几岁小孩的他竟不敢直视，只觉得从哪个角度看，神像都在直视着自己。可惜的是，文革中，这些神像都被捣毁了。

这次回家过年，我得知村里一名先富起来的乔氏村民，出资设立了一块村名碑石。正面镌刻“中岔河”三个大字，背后简单地记述了村史。

春节期间，家里的一些老人还商讨着要重建家族祠堂。其实想想，抛开封建迷信不说，让现代人的灵魂有个寄托实在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。

残存的古迹

算下来，在今天的整个七级镇范围内，要想找到百年以上的遗迹，似乎只剩下中间埠村的双塔了。这个塔也叫“文昌阁”，孤零零地屹立在一大片空地上。塔根被人拆毁，后来又保护补齐。

印象中，塔内供奉着两位“神仙姑”，每年农历四月十五和正月二十一都有盛大的山会，方圆几十公里内的乡亲都来赶山会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里的山会非常热闹。我也曾经随娘在此赶山会卖东西，因为人太多，得提前几天占地儿，等待山会开始。山会期间更是日夜守候在摊位上，晚上席地而卧。这样一次辛苦的山会干下来，收入相当于赶若干个大集。

大约是近十年的光景，双塔周边建起了围墙，附属设施有所恢复，并开始售票。在经历时代的彻底洗劫之后，人们好歹开始重视起文物保护来。

大年初一早晨，我和爹扯闲篇儿，意见发生小小的分歧。爹说，中间埠双塔当年的附属建筑丧失殆尽，新修复的没什么看头，古塔已经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了。我说，要是连这都没有了，现代人还有个啥念想？有，在那矗着，总比只停留在人们嘴上好。

往大了说，我们是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除了秦陵兵马俑和各地博物馆的那些可移动文物，广大农村哪能在文物方面是一片空白地呢？



即墨市七级镇中间埠村的古塔。(资料片)

遇见故乡

（乡风渐远）

新春走基层

B06 齐鲁晚报

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

编辑：陈朋

美编：许雁爽 组版：庆芳

“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”

春节真是奇妙日子，平时那些想不起的记忆、顾不上感觉，总是一股脑地浮现出来，或喜悦，或伤感，说起来颇有些矫情。

可是，家乡就是会给你这样的感觉。

我们的见习记者王建伟回了一趟家，看到乡里都不磕头拜年了，听到乡间最热的话题是“挣了多少”，感知到年味的淡去；郑帅回家赶了一次会，发现没了儿时的马戏、杂技，赶会竟成了冷清的所在，令人感慨。

是的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家乡的味儿一直在变。